

老劉夫婦退休以後，孝順的女兒在北京給老兩口買了一套房子，好讓兩位老人到北京享享清福。老兩口退休前，一個是報社的總編，一個是中學的班主任，工作忙的不亦樂乎。拗不過女兒的一再催促，老兩口躊躇再三，還是把小城的房子賣掉，打點一下去了北京。

其實，對老劉來說，做出這個決定相當的不情願，仿佛做出了很大的犧牲，他覺得，自己在這個小城有同事有朋友的，雖然由於自己的性格不是很開朗，平時和這些人也沒什麼過多的往來，但畢竟，在這個山清水秀的小城里，自己可以憑藉攝影、彈琴、寫作這些興趣在這個幽靜的小城中安度晚年、自得其樂。到了北京可怎麼辦？女兒、女婿平時那麼忙，老兩口又不和他們住在一起，哪有時間總見面，再說，北京那森林一樣的鋼筋水泥建築就夠讓自己不開心的了，沒敢想，那種深深的寂寞或恐懼就自覺地席上心頭，老劉在老伴面前竟痛哭流涕起來。看着傷心哭泣的老劉，老伴心里也不是滋味，覺得自己可能有點自私，思念女兒心切，沒想到自我漫遊慣了的丈夫那麼為難。便開始有點同情起老劉來了，可又一想，女兒是我們兩人的，憑什麼你老頭子那麼看重自己的喜樂，難道在女兒身邊就沒有樂趣了嗎。走，老伴態度一堅決，老劉就這麼跟着老伴移居到北京了。

在北京住了一個月下來，老兩口時常到外面散散步，老劉在家看看書，因為沒有太多的新鮮事，老劉寫作的靈感也沒有了，百無聊賴的樣子，讓老伴看了都感嘆。可有一日清晨，老兩口約好到附近的開放式公園看看，這一看不要緊，從此，老劉就迷上了那里，一向喜歡獨自獨來的他竟然報名參加了雙人舞學習班，可老伴因為腿腳不好，難以跳舞加上對這項運動一直以來也沒什麼好感，便也沒有參加所謂的雙人舞學習班。

老劉在他的學習班學習了一段時間後則漸入佳境，回到家裡經常照着鏡子練舞步，和老伴在一起的話題也半句話離不開跳舞。

老劉的老伴年輕時是個大美人，找到家境貧寒的老劉心裡一直有點小小的遺憾，但還好，老劉是個老實巴交的樸實人，對吃穿從不挑肥揀瘦，憑藉他自己的內在才華，在報社也做到了總編的位置，到了老年，老伴覺得這一輩子找了老劉這個人還算比較省心，再看到女兒那有出息，對生活便也越來越知足起來。可現在，老伴的心里越來越覺得委屈，怎麼你老劉到北京以

後比我還自在呢？曾經因為不想來京而痛哭流涕的人竟然高興的有些忘我。

老劉每天回來談論的照舊都是那些舞伴的名字(當然是老劉給大家起的綽號),什麼“黃白鏡子”、“兩米遠”、“東北王”、“河南王”、“湖北王”、“醜八怪”、“硬胳膊”、“小眯縫”、“大餅子”、“老山西”等等不一而足。在家里有一空閑,老劉還樂盈盈地向老伴解釋這些名字的來歷,什麼黃白鏡子是一個舞伴戴了副黃色鏡架白色鏡片的眼鏡,跳舞時經常把鏡子摘來摘去;一個舞伴跳舞時老是離你兩米遠的距離;“三王”是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省份,硬胳膊是因為跳舞的時候胳膊硬的讓你使足了全身的力氣都搬不動;大餅子顧名思義為大餅子一樣的臉盤也;小眯縫是大家公認的美人,但可能是人年齡大了的緣故,越看越覺得那小小的眼睛還分大和小。老伴一聽老劉這麼津津樂道他那些舞伴就氣不打一處來,對女兒抱怨說,“你老爹自打來了北京變得越來越花心了,整天沒有正經的話,老在琢磨那些舞伴,還天天對着鏡子感嘆自己長得年輕,言下之意就是我老了唄。”說着說着委屈地哭了起來。女兒看着老媽委屈的樣子,心里很是着急,找個時間和老爹認真傾談,老劉笑臉開地答:“咳,你不知道,到了北京原來比咱那小城不知好上了多少倍,雖然這夏天多是桑拿天,但一進到公園里,熱也不覺得熱了,鳥語花香,人來人往,大家在一起探討跳舞的技術,他們都說我長的像50出頭,說我學起來認真,進步快,真是妙不可言!”女兒一聽老爹說這些,便說:“你不能自己高興不顧我媽的死活,你得每天騰出大部分時間陪陪娘。”老劉也很聽話,上午投入地學習跳舞,下午陪老伴在外面散步,其他時間需在老伴的安排下做些家務。於是,老伴和女兒說:“這回好,咱們兩合力把你爸花心的萌芽給掐死了。”

幾天以後,女兒女婿邀請老兩口出外吃飯,在飯店里,臨桌有幾個老外拿着筷子生硬地用餐,這下可好,老劉又發現了一個西洋景,回來的路上,眉開眼笑地詳細描述老外吃飯夾菜的動作,還自言自語,老外用起筷子來可真棒。看着老頭子那份痴樣,老劉的老伴心想,也別和他計較了,他這人就是一个老小孩,要不他看着怎麼能比我好幾歲的样子,他的心里簡單的無話可說。正想着,女兒來了一句:“媽,你別再懷疑我爹變質了,其實,他是無辜的。”……

### 「找樂」後的麻煩

作者:曉月



天,悶得象蓋了蒸籠,後半響時分,平日清晰的西北方的遠山,逐漸變得模糊起來,眨眼之間,一團濃濃的黑雲從遠山背後升上天空,這黑雲如含了鉛似的,令人心頭髮沉。黑雲越升越多,只不過一袋煙的功夫,整個西北部天空貼滿了黑雲,沉甸甸的,天空好像不負重荷,隨時都會有塌下來的危險。

果不其然,在陡起的風中,西北部的天空被黑雲壓得喘不過氣,發出持續不斷的嗚嗚之聲,如一盤巨大的石磨在天空磨着不易磨碎的石子。農人稱此音為“響雲磨”。不論是正在套牛耘田的農人,還是串親走在回家路上的小媳婦,都會不由地喊一聲:“不好!大雨來了!”在喊的同時,風開始狂了,地開始抖了。此時的大地,樹枝如瘋婦披頭散髮,莊稼與小草甘願俯地稱臣,農人背着鋤頭,鐵鍬往家狂奔,剛卸套的牛也不顧主人,拖着繩索拖着蹄子奔向村莊,正在路上的婦人們邊跑邊喊,但喊聲都被大風頂了回去,噎在嗓子眼兒里吐不出嚥不下,只好用雙手捂住嘴往回跑,甚至跑跌了鞋子也顧不上換,先是銅錢上的稀疏的雨點子重重地打在人們的臉上、胳膊上與塵埃上,隨後風也涼了起來,噎得人直打倒噎氣。就在人與牲畜、樹木、莊稼、小草備感驚慌之際,由於多年乾旱而藏在土層深處的蛙們,它們的靈敏器官早已捕獲了這風聲雨聲,自是喜不自勝。隨着一聲能把人嚇得貓下腰的炸雷,天河終於決開了口子,大雨傾盆而下。在如注的大雨中,農人宅捨里的水匯入大街小巷,田野里的水先是侵佔低窪地帶,再破堤而出。這樣,宅捨瓦口之水,田野地壟之水,全都急不可耐地奔向池塘,馳向小河。

個把時辰,雨漸漸小了。平日苦受乾旱熬煎的農人們,在雨尚未全停而只是小了點兒之後,便戴上破草帽子赤腳趟着水跑进村莊觀着池塘漲水。看見戴着草帽子跑在水中的漢子,依舊躲在門樓子下的娃子們高興了,他們會扯起嗓子喊唱起來:“下雨來,打哨兒來,王八戴上草帽來……”如此的反復喊唱,便會招來一聲聲笑罵,但不會停留半步。因為他們最高興的是下雨喜歡到村外和草帽破了照樣戴。

雨歇下來了,天也漸漸黑了起來,近村的池塘里,注滿了混濁的雨水。在有些涼意的風中,不知在池塘的哪一方,傳來一聲久違的蛙鳴,頓時令到村外賞雨觀水的農人興奮不已。在他們的心目中,莊稼欠收是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情,而欠收蛙聲,更是一年之中的憾事和心靈上的欠收。因此,收割蛙聲與收割莊稼是農人倍感欣慰的大事。更能證明蛙聲珍貴的是,莊稼年年可收,而蛙聲則有時數年未聞其聲。

這第一聲蛙鳴,先是令觀水的村人興奮不已,接着,蛙聲傳入小村,於是家家戶戶,老老少少,男



### 蛙聲如花

常書偵

綠色的荷塘青蛙的家園 江西永豐縣 劉號飛攝

男女女均側耳細聽,互相報告着蛙聲的到來。

村人聽蛙鳴,比偷聽新房還要專心,還要有興趣。首先,爺爺奶奶小孫子、小丫頭別吵別鬧,靜聽蛙鳴。如娃子再吵再鬧,當奶奶的自有辦法,她把娃們“咕兒-呱-”的叫聲融入一個很讓娃子們愛聽的故事中,從而也讓這蛙鳴活潑潑地融入到了娃子們的心靈中,而且一輩子都不會忘卻的:“快聽,那位青蛙老爺爺把拐棍兒丟了,他正在找拐棍兒呢?你聽它總是棍兒(咕兒)棍兒(咕兒)地叫個不停;你再聽,那位青蛙老婆婆把剛買來的北瓜丟了,你聽它老是瓜(呱)瓜(呱)地叫着。”娃子們聽後總想問個明白,它們會找到嗎?奶奶這時又總會說,那位青蛙老婆婆拾了青蛙老爺爺的棍兒,而那位青蛙老爺爺又撿了青蛙老婆婆的瓜,你聽,他們撿到後是多麼高興,正在互相報告着好消息。這時的蛙鳴,會吵滿了池塘,咕兒-呱-咕兒-呱的叫聲不絕於耳。

最專心致志聽蛙鳴的則是老農人,他們坐在街頭或院落的小凳上,口含煙管,悠閑地用一把蒲扇有一下沒一下地拍打着膝蓋,似給蛙鳴打着節拍。有的還真被蛙鳴灌醉了,醉得搖頭晃腦,連被老伴喊進屋的嗚罵話都置之耳外。品聽蛙鳴,對他們來說勝過品嚐早煙袋與二鍋頭。因為被蛙鳴洗過的野花會更鮮更紅,玉米棒子會更長更粗,穀子因了蛙聲的滋潤,穗子更會長過狗尾巴。

### 那是我的手在顫抖

當掌聲響起 我曾說要分手  
是怕你跌倒我無法能忍受  
請你不要走 無論是愛還是不愛我  
請你帶我走 茫茫人海我無處可留  
凄美的笑也是笑 笑裏擁抱仍依舊  
不要向命運低頭 我需要你的雙手  
那不應是你孤獨的脚步寂寞的笑容  
應由我承受 是我不該說分手

人生太匆匆 為活着而活着  
總會看見風中花自落  
你已看不見我泪流 是不是前方能聚首  
怎奈前面的路比高處更寂寞  
那不是你放手 那是我的手在顫抖

劉天擎 作于2006年7月11日



其一,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末,美國紐約有某大富翁,僱華僕一人,名丁龍。數年後將之辭退,但該翁居室不慎失火,翁幸免于難。丁龍聞訊後即自動回來侍候在側,翁不勝感動,因問曰:“我早將你辭退,為何自願重返?”丁龍答曰:“家父早有名訓,親鄰有難,必助之。”翁曰:“令尊是否讀過孔孟聖賢書,有以教之?”龍答曰:“家父乃草莽農夫,不識字。”翁繼問曰:“令祖父必讀過書。”龍又道:“吾家世代皆未讀過書,非書香子弟。”翁聞後驚嘆不止。

丁龍在富翁處又工作多年,辛勞致病而死,死前對翁曰:“余多年所獲薪金未嘗多用,悉數積存與此,有一萬餘元,不如奉還。”翁大慟,遂又捐贈十餘萬美金,加原數總共約二十萬美金,在哥倫比亞大學設立“丁龍漢學講座”,以此紀念這位目不識丁,但積中國倫理道德于一身的華工。該講座最近由王德威教授擔任,德威轉赴哈佛任教後,不知為何漢學家所得。然而丁龍精神永在。

其二,廈門附近有一個小島,叫鼓浪嶼。1949年前乃西人聚居之地,各國在此皆有領事館,這可能是因為鴉片戰爭後,廈門得通商風之先的結果。內中當然有美國領事館,在解放前就雇用本地人看門。

新中國成立後,西人都撤館歸國,美國領事館也只剩下空屋一幢,矗立山頭。妙的是該館有一個看門人,在解放後照常上班,白天看門,晚上關門,像個忠實的守門犬一樣。

然而四十年來竟然也相安無事,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中美再度建交。美國人回來收館,卻面臨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:這個守門人多年來欠付的薪水,到底應該由誰來付?怎麼個付法?據說此事一路報到華府的美國國務院,各部門官員經多

次爭論後,竟然沒人願意受理。最後只好由鼓浪嶼的美國領事館各同仁自願捐款,湊成一筆錢,算是這位守門人的薪金,就此了結。

其三,到西安去玩的遊客,必經的景點之一就是碑林。這個碑林倒真是中國文化的寶藏。劉遵義教授早在一九八〇年就過去過,他終於一九八五年左右亦曾到訪。記得那個時候博物館還沒有蓋起來,西安這個古都還是一個「廢都」,到處是亂七八糟的東西,我就是在這種滿目瘡痍的廢墟中誤闖入「碑林」的,只見在一塊破亂不堪的荒地上胡亂擺著各種大大小小的石碑。我隨著導遊人在「林」中漫步,附近卻圍著一堆堆的本地人,個個衣履不整,蓬頭垢面,令我不覺生厭。就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情況下,我竟然碰上一塊石碑,原來就是在中學課本上早已讀到的「大唐景教碑」!把我看傻了,好像自己在作夢一樣,又覺得一千多年前的陰魂依然不散,就在我身邊。

以上的印象,是我個人的,與說故事的劉教授無關。但直到當晚才從劉教授的口述故事中得到一個謎底:原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,就是這些不學無術的西安居民,為了保護這些石碑,小心翼翼地將它們一個個埋

在地下,大大小小至少也有一千多個!而這些群眾之中又有多少人知道這些碑都是中華文化的無價之寶?我去的時候,可能這些文物剛剛出土,也許我看來生獸的「無知」群眾之中就有不少人是「埋寶」的英雄。

這三個小故事帶給我們的教訓(morals)是什麼?

劉教授說: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,不見得完全由書本得來,而是與生俱來,從生活習慣的最基層滋養出來的。那麼,這一代和下一代又如何?我當然又可以以此為題寫一篇長篇大論的文章,但寫了也沒有用。

### 道德的故事

作者:李歐梵

**遠東紀念公園**  
**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**  
 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  
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 
 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,大小壽地,各式墓碑,普通式和豪華式,如果需要詳細資料,請打電話: EDDIE NI:330-352-7788

六位從\$750起,開幕期間有各種優惠,請勿錯過良機!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,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身澤風 添後水 福人福 增地壽 又壽又 可既定 為可一 自陰處

**中國讀者來稿**

**伊利華報**  
**ERIE CHINESE JOURNAL**

**編輯部**

社長 / 主編: 浦瑛  
 總編輯: 劉元華  
 版面 / 網頁編輯: 程里實  
 法律顧問: 黃唯

特約記者: 鮑仁君  
 撰稿人: 劉以棟 劉天擎  
 匹茲堡總編: 楊士釗  
 哥倫布責任編輯: 陳青杰